

目錄
contents

序：準備，點火！——許迪鏘 06
代序：發射火箭 20

一
說人的話

一瞥吳爾夫的寫作間 26
再訪吳爾夫的寫作間 32
「李歐梵怎麼成了小資偶像了？」 39
未讀《中大四十年》 44
艱難浪漫的專欄 48
專欄作家之「始」 51
感情用事 54
廖鳳舒奇詞 57
的與之 61
第一之後是第幾 65
朱自清望「死路」上走？ 68
歷史的教訓 72
宜亭·宜樓·宜苑——分寸感之迷戀 75
分寸感之再迷戀 89
贊養 95
飛鵝山上——敬悼余光中老師 101
百年閱世——敬悼劉以鬯先生 113

二
自說自話

跳舞·遊蕩 122
祝福 126
恬然錄 129
Vehicle of Metaphor 136
上課氣氛——自說自話的教授 139
變壞 148
碎瓷 152
Obertan 157
還願望舊鄉 161
碗謎 164
重逢 168
老與舊 176
（重畫）母親不肖像 180
烏溪沙的海 193
車上心情 197

三
遠年笑話

語文人生活 204
與中學生談散文創作 258

後記 270

序：準備，點火！＊

許迪鏘

十二年前參與一個年輕作家徵文比賽的評選，與嘉儀認識，她仍是中學七年級生，一邊努力完成參賽作品，一邊準備大學入學試。她的作品最終入選，得以出版，大學入學試成績也很好。她考量入讀據說以創作為強項的某大中文系抑或中大中文系，問我意見。我說依正路應入中大，讓我問問在中大當教授的朋友確認一下。我真的傻得打電話給這位朋友，朋友說，有好學生我當然想收，現實是，中大的資源還是比較豐富。嘉儀這就入了中大。畢業後在外面轉了一圈，回到母校任職至今，在公事上與我的這位朋友、她昔日的老師時有往還。

我的這位朋友，就是樊善標。這些年來跟他喝咖啡聊天，我總想套他有關

學生中文水平的實況。中學中國語文課程在二〇〇二年大改革，取消了官方指定範文，理論上教師可以隨意選用教材，公開考試則不再考核學生對指定範文的賞析和語文常識，轉而考核其閱讀、寫作、聆聽和說話的能力。我認為，這種側重能力操作、割裂文章情意的學習取向，不利學生在語言運用上的「全人發展」。更現實的憂慮是，把中文當作（作為第二語言的）英文那樣來教（及考），是把中文工具化，只為商業社會及其管治者服務。我由是推斷，由過往語文課堂之以情意主導轉而為當下的能力主導，學生恐難深入文學作品的堂奧，會影響中文系新生的接收和分析能力。我很想知道，實情是否這樣，若然，則教師和語文工作者大有理由要求撥亂反正。我想從教授朋友的口中得到想要的答案。

可樊善標教授的口徑相當一致，對我三番五次的查問，他始終如一的說，學生的語文很好，看不出前後有甚麼差池。這使我有一點失望，但若是事實，倒值得慶幸。由此我也領悟，好老師都是這樣，總能看到學生好的一面，「維護」學生。就像詩人楊牧，他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多年，我不止一次聽他在公

開演說中被問及對香港學生的評價，他都毫不猶豫的說香港學生聰明好學，與我聽過的很不一樣。他們都是好老師。

也因此，讀到〈上課氣氛——自說自話的教授〉一文的後記，我不禁心裏吃吃大笑：「本文應《中大四十年》（香港：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二〇〇四年）而寫。出題及約稿的同學說，某次我剛上完一節和幾位老師合教的通識課，她問我學生的反應怎樣，我答鴉雀無聲，一片死寂，那時恰好一輛響號的警車經過，我說了一句話。她問，你記得當時說了甚麼嗎？我說已經忘記了。『你說：這是來拘捕那些學生的。』」

我的這位教授朋友，可不是個正兒八經的教書匠。一位「君子型」的教師，如果沒有一點怪念頭、餽主意，很可能就會變成「沉悶型」。樊教授自己說：「我自己上的課，論到互動和歡樂，我膽敢說當仁不讓於師。但我得常常警惕自己，學生的熱心發言在多大程度上是問題愈來愈淺易的效果？我同場加映的『棟篤笑』能夠引發學生在課後一訪圖書館的興趣，才算沒有墮入惡道。」我聽過樊善標演講，讀過他的學術報告，沒有甚麼「棟篤笑」，但或輕鬆親

切，或娓娓道來，都引人入勝，獲益不淺。他的「棟篤笑」，就只有他的學生才有幸一笑了。

而我讀他的文章，也時有類近的「娛樂」。我們現在常說文不一定如其人，樊善標算得上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但不會是個悶蛋教授，寫文章，也時時有奇趣，間有稜角。他有一部文集名《暗飛》，我常記錯，總以為是叫《暗鏢》。這「鏢」，當然志不在取人性命，而只是刺人一下，讓人有哭笑不得的感覺。就像那句響號而過的警車是要來抓不留心聽課的學生的，很能表達教師對學生那種複雜的感情。就像為人父母者，總有給孩子氣得想一腳踢他落大西洋的衝動，然而心裏其實深愛他們。如果他的話算是「棟篤笑」的一個笑話，就是個「冷」cog，冷，英文的cool，俗譯「酷」，意指「瀟灑中帶點冷漠」（百度）。我讀樊善標的散文，常覺得其中有一點「冷」，或「酷」，只懷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筆，直到有一天在臉書上讀到不知是不是他學生說了句：樊生在演講中講了個冷笑話，我才敢膽把這個冷字落實。

單是《發射火箭》這書名便已經很酷，作為代序的〈發射火箭〉，以夢境

帶起，以對現實的「領悟」收結。這不是支普通火箭，是巡航導彈，是預設目標可迂迴前行而一擊必中的火箭。在夢中發射失敗的火箭，在現實中以一個漂亮的弧度轉向，正中目標：發射失敗，若再來一次，就會成功？最後的自我詰問，固然是作者夠「酷」的另一展現：只是意識到「無懼失敗，從新開始」也是好的。那可是一種自嘲，也是一種自我期許：誰說沒有再一次點火的可能呢？

樊善標的火箭（文章）有不同的巡航路徑，有的比較直線，如悼念余光中先生和劉以鬯先生，自然要正兒八經，要直寫，不能有甚麼曲筆；有的就比較婉約多姿，有「一波三折」之致，愚以為這是他的「本色」，以〈發射火箭〉為次序，正可表其筆法所鍾。

據我所知，浸會中文系那邊喜用黃仁達的《放風》做寫作教材，而中大中文系則愛推淮遠，樊善標當是其中一位「推手」，他也寫過評介淮遠的論文。淮遠的文字，也往往聲東擊西，在你不為意時或輕或重針你一下，正如蒙罕默德·阿里所言：Fly like a butterfly and sting like a bee。樊善標自然「宅心仁

厚」得多，而且所針的對象往往是自己。我們不得不注意到〈恬然錄〉，這是一篇「冷」得有點詭異，甚至諱莫如深的作品。內容主要是寫作者一天繁瑣的生活：看／覆／刪電郵，處理學生功課，備課，查考文章資料，接見學生，看（兩個）徵文比賽作品，以及準備帶回家做的文件等等；另外還記述飲江贈書《惶然錄》、讀蘇東坡詩和《惶然錄》的感懷、前天求診的經過，等等。這篇文章看似信手寫來，但密度很高，有趣的地方很多。開頭有一段引文，「出處從略」，這段「引文」說：「偶爾，他們竟夜歡宴豪飲，或者吸食大麻以期產生幻覺，但更多的時候，他們繞城漫步，吟誦詩句並討論哲學，直到黎明時份。」如果把吸食大麻改為服食丹藥，我立即可以連繫到李白，以至許許多多尚在執綯之年而未遭陽九的詩人作者如張岱，甚至文天祥。這裏所述者為誰？為甚麼那麼神秘不標出處？文中又加插了幾段以不同字體標示的內容，包括一個到停車場取車的憶述、一個「鬼故事」，和最後一段張愛玲話語的引述。那段取車時發現車的機件幾乎給掏空的情節，似是一個夢境，微妙呼應了之前接見學生就其論文提供意見的記述。那個鬼故事，似來自電台深夜的廣播節目，

因文章開頭便說：「凌晨一點五十五分，關掉收音機。」教授半夜也聽鬼故事嗎？故事細節歷歷如繪，隨意聽過廣播不大可能覆述得如此細緻（作者自言：「反正只想有點並非音樂的聲音伴着入睡罷了」），是經過重組、加工的嗎？最後，「見鬼實錄」結束前，節目主持人竟然抑揚頓挫地唸出了這樣的話——我知道是張愛玲說的——……」，鬼節目主持人會唸張愛玲的文字，也太有意思了吧。整篇文章輕鬆寫來之餘又帶着神秘，到最後我們才發覺，連題目也與內容相呼應。我沒有讀過佩索阿的《惶然錄》（大陸有韓少功節譯，台灣有全譯本，書名《不安之書》，對應英文《The Book of Disquiet》），據博客來的介紹，佩索阿「通過『異名者』的身份進行寫作。在他的作品中，這些『異名者』甚至有自己的傳記、個性、政治觀點和文學追求。佩索阿穿梭在數十位『異名者』之間，不斷變換隨筆的立場，……在相當的程度上呈現佩索阿對生活、對命運、對世界的深刻認知，以及一個瀕於崩潰的靈魂的自我認識」。我在網上讀了這部書的〈作者序〉，在序中，作者寫他總是一早就到一家不起眼的樓上餐館用餐，在那兒遇上一個像他一樣孤獨的常客，通過攀談知道：「由於沒有地

方可去、沒有事情可做、沒有朋友可拜訪，也沒有興趣讀書，他晚上通常就待在家裏，在他的租屋裏，寫點東西來打發時間。」我懷疑，這個「他」有九成九就是作者佩索阿自己。在〈恬然錄〉中，樊善標沒有化成「異名者」而是以「本我」出現，但那種夢囈似的寫法我相信是對《惶然錄》的一種對應或致意。「恬然」相對於「惶然」暗帶反諷，暗示作者對繁／煩瑣的生活日常已安之若素，「誰不是瑣碎平庸的呢？」這句反詰，答案自然是：誰都是。在往往無法自我操控的生活中，如不想陷於不安，就只好以平常心自處。這固帶有自嘲，但可就等如說甘於瑣碎、平庸？當然不。回到開頭不知出處的引語，我們聯想到李白等輩之為長夜飲，不過是以有限的生命活出精采的人生——憑藉詩歌、文章（我們當然不能同意或鼓吹服藥、吸大麻）。〈恬然錄〉以輕快駕馭沉重，文字盡量保持輕巧，如戲謔地以S大鬍子代替蘇東坡（雖然隨即正名），又用「現在的話」翻譯出東坡詩句——但我翻遍蘇集，也查不到「像我這樣的人，自己看着也覺得可厭」的出處。舉重若輕，別有玄機的，還有給學生佈置的教材（？），赫然是 Robert Frost 的名詩 The Road Not Taken。那沒有選的路會

是怎麼一番光景？無從得知，眼下的路是自己踩的，就當好好走下去。這篇文章，我只能說，很「酷」，酷到爆。

在本色之外，樊善標的文章其實也展現多種風格，悼念、抒情的文章，都情真意切，〈（重畫）母親不肖像〉我讀得驚心動魄，尤其是寫到他父親離世的一節。我父親去世後，我收拾心情，寫了一篇〈父親〉，後來也思量着要寫一篇〈母親〉，但總難下筆，我和母親的關係遠比父親緊密，也許太親近了反而難寫，我不孝地想，也許要等母親過去了才能細說。年前讀止庵的《惜別》，寫母親離世前後的生死交纏，實在深刻感人，我再一次不孝的認為，對母親的感念，止庵已經寫了，我不再用再寫。讀了樊善標的這篇，這感覺更強烈。他母親與我母親有幾分相像，比方她也常挑剔工人，特別是他母親曾接車衣外發工，「從山寨式製衣工場像聖誕老人似的，背着一大袋裁好的布料回家，縫好之後又背回去」，與我母親簡直如出一轍。「我（樊善標）有時替她剪線，賺一點零用」，剪線頭，我不也曾優為之？我母親沒樊母那麼本事，懂得買賣股票，但她精於數口（窮等人家婦女大概都有這種本事），常為一毫斗零與街市

菜婆纏續不休，學習新事物也易上手（她比我早用iPad——打麻將），她自己也說，如果多讀點書，在外邊一定大有發展。試想，如果她鼓起勁自己開一間山寨廠，繼而開大廠，一個不覺意又炒炒地皮，呵呵，今天我大概就不會在這兒給樊兄寫序了。

也許真是有緣，樊善標的經歷與我有不少相近，是以讀他的文章倍感親切，趣味盎然。「在更小的時候，我從一個年長幾歲的姐姐那裏，學會了攀附在老舊升降機的內壁，令它因為重量改變而停下。」（〈變壞〉）我小時候也喜歡這樣捉弄電梯，在電梯行進時來一記壁虎功，人「凌空」了，電梯感覺不到重量，就自動停下來，人一下跳回中間，它又動起來。我又發覺，在電梯內長按着「關」字，外面即使有人按停，電梯只會稍停，門不開，隨即下降。趕時間（更多是出於捉狹）時，常用這伎倆，很有一種犯罪的快感，顯然我變壞得更透徹了。但很不幸地，連聽到有人跳樓的經驗也竟然重疊。

同樣令我感受深刻的，還有〈宜亭·宜樓·宜苑——分寸感之迷戀〉和

代序：發射火箭＊

我和一伙不知道包括誰的人在二十多年前的舊居合力發射一枚火箭。舊居本來在旺角的橫街裏，五樓，但我們從鐵窗花中探頭出來，對面的大廈都不見了，水已漲到接近窗前。

火箭的構造很簡單，只是把火藥塞進一根圓管裏，尾部伸出一條引線。不過發射需要一定的技巧，我們分兩階段點燃引線，第一次點燃後，讓火箭飛一段距離，接着第二次點燃，才能成功發射。關鍵是怎樣確保第一次點燃後，火箭飛到特定的位置，在不容許偏差的時機第二次點燃。

我們認真地研究，用盡了高中物理和高等數學課程裏全部的知識，心無旁騖反覆計算。當然，負責點火的人還有賴體育課的經久鍛煉，才能眼明手快地

抓住間不容髮的一瞬，但那不關我的事了，因為中學時我的體育成績不曾高於C等。我們的學校裏，流連運動場和留心上課的是兩伙人，不知道為甚麼這次竟齊心合力，彷彿有一個不言而喻的目標。

反正火箭真的成功發射了，第一次、第二次點燃順利完成，細長的圓管在水平面高一點穩定地飛行，我極力從窗花間伸長頸項追看。

然後，火箭九十度急轉，射進隔鄰的家裏。火箭的燃料還很充裕，我大吃一驚，意識到要出禍事了。火箭突然穿窗而出，再射進旁邊的單位裏。就在這短促的時間，天色已暗，兩個單位猛然爆出炫目的火球。我即時想到，我的下場非常清楚了。剛剛還與一伙不知道是誰的人，為了一個原來沒有仔細想過的目標，專心一意地努力，剎那間這些都毫不重要了。

幾乎同時，我省悟過來，那些荒唐的情節怎可能是事實。我甚麼都沒有做過。夢境，真是最溫暖的安慰。以為無法回頭無從彌補的，原來根本沒有發生過。

也是二十多年前，看了安藤政信初出道的電影《壞孩子的天空》。安藤和

死黨是中學裏的不良學生，後來一同輟學，一同練拳。二人天份有高下，死黨受不了被一直看成弟弟的安藤超越，改混黑道，從此不相往來。分道揚鑣之初，好像有機會在各自的世界裏冒頭來，可是幾年後兩人還是一敗塗地。最後那幕，老友重遇，安藤騎單車載着死黨回到中學的操場繞圈，昔日的老師在樓上課室看見，向着班上罵他們胡混。安藤轉過頭來問死黨：我們完蛋了嗎？死黨答：蠢材，我們還未開始哩。——這兩句令人安慰的對白，過了二十年我仍清楚記得。

原來二十年了。這期間我又經歷了甚麼呢？很難抱怨不順利啊，唯一可惜是無法再說「還未開始哩」。可就在夢醒之後，忽然想到電影裏這句話是按照字面解釋，還是暗示安藤他們終究逃不過宿命？重新來一次，他們就會成功？可見我畢竟膽小懦弱，二十多年才有這麼一點點領會。但也畢竟是寸進，難道不是嗎？

二〇一八年一月